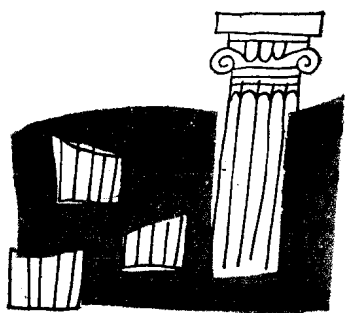


意大利电影剧本选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0·北京

意大利电影剧本选集（下）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98,000

1980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500册

统一书号：10061·342

定价：1.17元

目 次

温别尔托·D·····	西柴烈·柴伐梯尼	著
	伍 茵 卿	译 (1)
苦难情侣·····	卡尔洛·利萨尼	等著
	夏 娥	译 鹤 九 校 (79)
人与狼·····	朱塞佩·德·桑蒂斯	等著
	姚 艮	译 (187)
一年长的道路·····	朱塞佩·德·桑蒂斯、	
	艾里奥·毕特里	等著
	姚 艮	译 (239)

温 别 尔 托 · D

西柴烈 · 柴伐梯尼 著

伍 菡 卿 译

罗马的一条中央大街

（街上，白天）

一支示威游行队伍静悄悄地、井然有序地沿着一条中央大街行进。游行的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头子。有一个人瘸着腿，一步一拐地跟在队伍后面，他生怕掉队，甚至跑起步来。

排头的人举着巨幅的标语牌：“我们干了一辈子活”，“老人也要吃饭”，“应当公平对待领养老金的人！”“我们——我们国家里最受欺压的人”，“增加养老金！”

街上的行人淡漠地看着游行。有的人脸上挂着微笑。

几个警察跟在游行队伍后面，监视着他们。

一辆从威尼斯广场开来的公共汽车死命响着喇叭从游行队伍的后面赶上来，游行队伍迫不得已，匆忙向四面散开，给公共汽车让路。

公共汽车响着喇叭。

公共汽车赶过了队伍。游行队伍发出抗议的喊声，急忙重新排好队伍。

游行队伍愤怒地大声喊叫。

队伍拐上了一条横街。

在横街上

（街上，白天）

队伍朝着一个不大的广场走去。

从广场深处开来一辆满载警察的吉普车。它横挡在街上。

队伍默默地继续向前走。

“汪！汪！”一个孩子学了一声狗叫。

人行道上，一个孩子正在一边走一边逗引温别尔托·D——一个六十岁的老人——用铁链子牵着的一条狗。这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看来他有些惶惑不安。他衣着简朴，但神情却很威严。

狗汪汪地吠起来，拼命想挣脱出来，向孩子冲去。

狗汪汪地吠个不停。

孩子并不示弱，他不断地学狗叫，继续捉弄它。

狗仍旧狂吠不已，老人显出局促不安的样子，他望着旁边的游行，仿佛在表示歉意。温别尔托·D威吓地跺跺脚。

孩子跑开去，可是……

全体游行开始有节拍地齐声高呼。

齐声：增一加！增一加！增一加！增一加！养老一金！养老一金！

老人也跟着游行一起呼喊，但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喊出来的。他经过了片刻的犹豫，仿佛需要先鼓鼓气似的。

一个不大的广场

（街上，白天）

游行的队伍走到广场上。

一个警官身后跟着几个警察朝游行走来，他向他们打手势，让他们停下来。

队伍站住了。

警官：你们应当解散，你们没有得到许可！

警官身后出现了几辆缓缓驶来的吉普车。

游行把警官团团围住，纷纷向他提出要求。

游行者的声音：“我们要求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也是国家的公民，我们跟别人一样纳税”，“我们快饿死了”，

“我们等够了……”。

站在前排的人向警察步步进逼，后边的人群里发出了喊声。

喊声：前进！前进！前进！

游行向警官和警察挤过去。

这时吉普车上的警察揪着喇叭，径直向游行的人群冲来。

老人们纷纷向四面八方逃散。

吉普车上警笛的尖叫声、排气管的噗噗声、警察的哨子声、喊声和哭声乱成一片。

徒步的警察和吉普车追赶着老人们。

有几个老人飞快地穿过广场，以他们的年龄而能跑得这样快，实在是令人惊诧。

另外几个老人一面躲避着正向他们冲来的吉普车，一面用尽全力奔跑着。

大多数老人躲进了住宅和商店的门洞里。

温别尔托·D用链子牵着汪汪狂吠的狗，脚下跑得比别人更快一些。他赶上了另外两个老人，也找个门洞躲藏了起来。

大门洞里

（街上，白天）

三个老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个不停，他们简直给吓坏了，只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说不出来。

温别尔托·D的狗吠叫着，从门洞里向大街上探出头来。

一个身材比较矮小的老人向温别尔托·D默默示意，要他把狗拉进门洞，别让它再出声。

两个老人：嘘……嘘……嘘……

高个儿老人：看在上帝的面，你让它别叫啦……

温别尔托：住嘴，弗莱依卡，别叫啦……

温别尔托使劲抽了一下链子，把狗拉进门洞。它继续吠个

不停。老人们害怕吠声会招来警察；他们一起向它发出嘘嘘声，想使它安静下来。

最后，温别尔托终于使他的狗安静了下来。

高个儿老人喃喃地骂着，提心吊胆地望望街上。

高个儿老人：（气喘吁吁地）混蛋！恶棍！

矮个儿老人：（同样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示意对方轻声一点）轻一点！要是叫他们听见了，管保叫你坐牢。

高个儿老人：我指的不是警察，我是指那些组织游行的人。应当先领到许可证。

温别尔托：他们不会给的。

高个儿老人费力地喘息着，每说几个字便停上老半天。

高个儿老人：当时……就应该……坐在家里……

矮个儿老人点头表示赞同。

矮个儿老人：是啊……是啊……

温别尔托：我可是够了，要是养老金能增加百分之二十，我就能把所有的债还清。

高个儿老人：我可没有债。

矮个儿老人：老实说，我也没有债。

又有几个老人跑过门洞，他们惊慌失措地一边跑一边朝后面张望。吉普车的隆隆声和警笛的尖叫声一直没有平息。

高个儿老人心惊胆战地望了望街上。他选择了适当的时机，也不告别，便匆匆走出了门洞，装出一副若无其事地遛大街的样子，渐渐走远了。

矮个儿老人也小心翼翼地从小门洞里向外探了探脑袋，然后向温别尔托默默示意，意思是说：我们也可以走了。

于是他也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走开了，温别尔托跟在他身后向前走去。

靠近维米纳尔^①的一条大街

（街上，白天）

两个老人走得相当快，偶尔惴惴不安地回头张望一下。

现在广场上几乎已经没有人了。一辆警察的吉普车正驶过广场，一路发出呜呜的怪声。

温别尔托：（仿佛在自言自语）我必须增加养老金……警察局会允许我组织一次游行的。

矮个儿老人笑了笑，边走边向温别尔托自我介绍。他含糊不清地说出自己的姓名。

温别尔托：温别尔托·多麦尼科·费拉里……谁能靠一万八千里拉过日子？老板娘拿去一万。而且她还要加房租，这个……婊子。喔……对不起！

温别尔托耸了耸肩膀，为他这句粗话表示抱歉，一面继续和矮个儿老人沿着渐渐热闹起来的街道走去。温别尔托瞥了他的狗一眼。矮个儿老人的诚恳的微笑使他颇感振奋，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块大表。

矮个儿老人：没什么，没什么，请继续说吧……咱们都是男子汉……

温别尔托看了看表，但迟迟不把它放回衣袋里去。他时而仿佛想说什么，时而又仿佛想用他的表做什么事。果然。他犹豫了一会儿后，便把表递给他的同伴。

温别尔托：请问，您需要一只表吗？

矮个儿老人脸上的表情变得很尴尬。他没有表，但是他又不愿意坦白承认。

矮个儿老人：啊，不。我有，我有一只表。我没有带出来，但是我有表。一只出色的表。

① 维米纳尔是罗马一个区的名称。

温别尔托：我有两只。所以我想卖掉一只。您听，它走得多好（把表贴近同伴的耳朵）。当当的，就像小锤子一样。

当温别尔托把表贴近矮个儿老人的耳朵时，后者故意装出一副夸张的赞许表情。

温别尔托把表紧紧举到矮个儿老人的眼前，使他不得不向后仰着头才能把它看清。

温别尔托：不……不……它不是瑞士货。（自豪地）这种非瑞士造的表可是难得见的啊。您的表是什么牌子？

矮个儿老人：嗯……好牌子！金壳的。对，对啦……我到了。我就住在这里。再见……

矮个儿老人与温别尔托握过手，走进一个大门洞。他回过头来，把帽子稍稍举起。

温别尔托被这突如其来的告别弄得莫名其妙，他一鞠躬作为答礼，然后继续向前走去。

矮个儿老人确信温别尔托已经看不见他时，便从门洞里走出来，急急忙忙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温别尔托俯下身来，把绊住狗爪的链子解开，这时他发现了逐渐走远的矮个儿老人。

温别尔托愣了一会儿，但是突然传来的十二下钟声使他清醒过来。他伸直了腰，匆匆走开了。温别尔托在一座正在建筑中的房子跟前停了步，泥瓦工人刚刚歇工，其他工人也正从脚手架上下来，与他们汇合在一起。

贫民食堂

（室内，白天）

一间很大的贫民食堂，里面摆了四十来张小桌，到处都坐满了人。这儿的顾客看样子都是些极其贫困的人。女侍者——有年轻的，也有上了年纪的——正在忙于应付，食堂里一片嘈杂，此外还夹杂着杯盘碰击声和女侍者向厨房报菜的喊声。

一个戴眼镜的四十来岁的女人在一张桌子上收拾着残羹剩屑。

一个穿着旧式高领衣服的老人正一声不响地把女侍者给他端来的份饭与邻座的份饭进行比较。

有几个顾客站在柜台旁边。管账的是一个年轻的、精力饱满的女人。

顾客当中有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看样子是个吃公事饭的，他在离开柜台不远的一张桌子上坐下来。

这个大汉脸上突然露出惊讶的表情。他望着温别尔托，后者正在向他示意，要他挪一挪座位。

身材魁梧的汉子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温别尔托想悄悄把菜盘塞到蜷缩在他脚下的狗面前。

女侍者走来，温别尔托慌忙把盘子放回桌上。

女侍者用托盘端着几小瓶酒走来。

女侍者：您喝酒吗？……您喝酒吗？

温别尔托从背心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他没有数，只是在心里盘算了一番。他望着女侍者，一时决不定究竟要不要酒。

温别尔托：不……要，要，要……不，不。

女侍者：到底要还是不要？

温别尔托：不要。

女侍者走开了。温别尔托以闪电般的速度把菜盘放到狗面前。然后他又转向身材魁梧的汉子，悄悄地求他再挪一下位子，好让坐在温别尔托对面的女掌柜看不见狗。

温别尔托：请稍微挪过去一点……再挪一点……不……稍稍过来一点……谢谢您……

身材魁梧的汉子不停地挪动着身子，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

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侍者走过来。她把盛着一个小苹果的碟子放在温别尔托面前，然后收拾着桌上的脏盘碟。身材魁梧

的汉子递给她一张支票。

温别尔托生怕女侍者发现他面前没有盘子，便手忙脚乱地帮她收拾，他把盘子放在自己身边，然后再递给女侍者。女侍者笑了笑——她不习惯这样的殷勤。

女侍者和温别尔托说了几句客套话。

女侍者：谢谢……谢谢……

温别尔托：不客气……不客气……

女侍者正准备把盘子拿走。

温别尔托郁郁不乐地望着那个小苹果。

温别尔托：没有梨吗？

女侍者：没有，梨太贵了。

女侍者走开了。温别尔托仔细端详着那个苹果，慢吞吞地把它放在手里转来转去。

左邻的座客带着不满的神色指着自己的一盘土豆。

左邻的座客：你们看看，他们是怎么煎土豆的？应当用滚烫的橄榄油来煎，而且要生煎……

温别尔托：我喜欢油浸土豆……我母亲是个做菜的能手……她烧的土豆可好啦……

温别尔托贪馋地咽了一口唾沫，仿佛看见了自己心爱的食品似的。

这时候，左邻的座客正朝一扇大窗户外一个探头探脑的过路人打手势，意思仿佛是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傻瓜？”

那人在窗外轻蔑地微笑着。

左邻的座客站起身来，威吓地重复着他的无声的问题。

窗外的人仍旧带着轻蔑的微笑，不慌不忙地走开了。

温别尔托：（画外声）在商店里，它值两万里拉……

温别尔托把他那块大表贴近右邻座客的耳朵。

右邻座客看看周围在座的人，睁大了眼睛，赞赏地倾听着表的滴答声。

与温别尔托同桌的一个衣着寒伦的顾客伸手把表拿过来，把它随随便便地转来转去，仿佛表示这只是个一文不值的玩意儿。

温别尔托：我想很便宜地把它卖掉，因为我还有一个表。总共五千里拉……

衣着寒伦的人把表还给温别尔托，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不，不，您疯啦。

温别尔托用目光打量着其余领养老金的同伴。

坐在对面的一个汉子让温别尔托看他手上已有一块手表。

另一个衣着虽然贫寒但却十分整洁的领养老金者摇摇头表示拒绝，他带着浓重的托斯卡口音说话。

托斯卡人：谁有表，谁就是奴隶，他得告诉所有的人几点钟啦，甚至当街上很冷的时候也一样。可不是吗，我的亲爱的……

托斯卡人笑起来。

其余的人也笑了。

温别尔托感到很尴尬，他突然开始试起嗓子来，仿佛在练音阶似的，同时用他的粗大的食指触摸着喉咙。

温别尔托：啊，啊，啊……

所有的人都惊讶地望着他。

温别尔托指指喉咙。

温别尔托：我喉咙里像有什么东西堵着似的，我总觉着里面仿佛掉进了一粒沙子。咳，喉咙还有点胀……您会按脉吗？

温别尔托把手伸给左邻的座客。

左邻的座客拿起温别尔托的手。

温别尔托忐忑不安地等候着回答。

对方摇摇头。

左邻的座客：不，我找不到……

说话带托斯卡口音的顾客：用醋漱漱喉咙就会消肿。您大

概是得了滤泡性喉头炎。

温别尔托：您说什么？

领养老金的同伴：滤泡性喉头炎。您可以在任何一部详解字典里找到这个词。

温别尔托：我是个公务员。不管您怎么想，反正我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座上有两个顾客站了起来。

一个刚进来的顾客占据了空出来的座位，他装出的那副神气，意思是：你们看看，把桌子搞得这么脏。

当那两个顾客站起身来的时候，狗就显露出来了。温别尔托急忙拾起几乎已舔得精光的盘子，把它放回桌上。

他站起身来，解下拴狗的链子，向邻座的托斯卡人微微一笑，便朝出口走去。

衣着寒伧的人匆匆吃完了最后一块面包，擦擦嘴。急忙出去追赶温别尔托。

女侍者在那个好挑剔的顾客面前铺上一张沙沙作响的洁白的纸餐巾。

温别尔托走近出口，衣着寒伧的人跟在他后面，显然是想要赶上他。

温别尔托刚要迈出大门，女掌柜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温别尔托：（试试嗓子）啊，啊，啊……

女掌柜：我全看见了。明天我要把你和你的狗一起撵出去。

温别尔托找不到适当的话来回答。

衣着寒伧的人走过来帮他解围。

衣着寒伧的人：得啦，得啦！

女掌柜：我要把你撵出去，撵出去……

衣着寒伧的人亲切地拍拍温别尔托的肩膀，把他推向出口。

国民大街

（街上，白天）

温别尔托和衣着寒伧的人走出食堂，慢吞吞地在行人熙攘的国民大街的背阴的一边走着。

狗没有带口套，它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嗅着地面。温别尔托蜷缩着身子，他感到一阵阵寒意。

温别尔托：我要到对面去，那边有太阳……啊，啊，啊……（他试试嗓子）

温别尔托和衣着寒伧的人准备走到马路对面去。

衣着寒伧的人：现在几点钟啦？

温别尔托：（掏出表来）两点。

衣着寒伧的人：（指表而言）它很不坏，就可惜太大了。带着它，说不定背心口袋都要给鼓破。

温别尔托：那有什么，只要把上衣扣上就行了，我就常常把它系在一个钮扣上。

突然之间，温别尔托以一种罕有的速度朝着离他有二十来米远的狗奔去，因为一辆摩托车正向它急驰而来。

摩托车带着隆隆的响声消失在远方。温别尔托急忙把链子拴在狗的颈圈上。

衣着寒伧的人站在人行道上，他伸出手来乞求布施。但是迎面走来的行人什么也没有给他。于是这个乞丐便朝温别尔托走来。

温别尔托：啊……啊……我喉咙里非常难受。

他的同伴煞有其事地托起了温别尔托的下巴。

衣着寒伧的人：张开嘴……

温别尔托：啊……啊……啊……

衣着寒伧的人：没什么，没什么……

他们继续向前走去。温别尔托心里盘算着怎样能把表卖得

更合算一些，他的同伴则盘算着怎样能买得更便宜。他们走过两辆互相撞碰但并未发生惨祸的汽车旁边。车主们正在高声争吵，但却没有引起我们这两个老头子的注意。

温别尔托从背心口袋里掏出表来，把它递给同伴。

温别尔托：四千里拉我就卖给您……这只表可以用上一辈子也不会坏……您听听它走的……

温别尔托想把表贴近同伴的耳朵，但对方表示不用了。

衣着寒伧的人打开他背在大衣底下的一个小口袋。口袋里塞满了钞票，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币值最小的票子。温别尔托的同伴开始数钱，但是马上又停止了。

衣着寒伧的人：我把我的全部所有都给您……这是三千……甚至三千还多一点……

温别尔托：（惊讶地望着拿钱袋的同伴）不，不，我说过，要四千……

衣着寒伧的人打开钱袋送到温别尔托面前。

衣着寒伧的人：所有的钱都在这里……

温别尔托困惑地望着这一大堆毛票。

衣着寒伧的人：我连袋子也给您留下，您把它带到食堂来还我好了。

衣着寒伧的人毅然扣好钱包，把它递给温别尔托，温别尔托犹豫了一下才把表递给了他。

衣着寒伧的人：好啦，再见吧……

温别尔托：再见。

温别尔托转过身来，正想走开，却看见他的同伴靠在墙上，摘下帽子，做出一副道地的乞丐相。

温别尔托惊讶得喘不过气来。

他走开了，边走边数着钱，但是并没有把钱从袋子里掏出来。